



一颗苞谷糖

□曾胜

又到周末,吃完饭后,和妻子散步到家附近的超市,看到超市的糖果展台,才发现已经几个月没有吃过糖了。昨天,父亲打电话来,说家里准备杀年猪,问我啥时候能够回去,我才想起,从7月过后,就没有回老家了。

超市的糖种类有好几十种,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走过展台看到了苞谷糖,便和妻子商量能不能买上几颗。妻子不爱吃糖,也劝我少吃糖,因为吃糖的坏处多过好处。于是她便阻止我买。不过,我还是站在苞谷糖展台前拿起一颗,看了许久,直到妻子叫我,才放下糖,匆匆离开糖果展区。回家后,我后悔起来,还是该买上几颗。妻子翻了一个白眼:“不是不让你吃,你看你的体重,要控糖,不然得了糖尿病就麻烦了。”我也没法反驳,知道她是为了我的健康着想,可那颗苞谷糖,我想我还是应该把它从记忆重新再回味一次。

小时候爱吃糖,所以我的牙齿到现在也是东倒西歪的,大概是糖吃多了的原因。我最爱吃大白兔奶糖、徐福记酥糖、旺仔牛奶糖,还有阿尔卑斯糖等。苞谷糖价格比较低,所以家里经常会买,吃得多了,自然就不爱吃了。

小时候,爷爷经常会在干完活休息时从荷包里抓出两颗苞谷糖,

一颗塞进我的嘴巴,一颗塞进自己的嘴巴。我说:“爷,这糖一点也不好吃,我更喜欢吃奶糖,你为啥子喜欢这个糖?”爷爷指着糖,又指了指地里的苞谷地:“你看,这个糖就是地里的苞谷做的,吃起来味道嘿安逸,不像那些糖都是假的。”后来我才知道,这苞谷糖除了长得像苞谷,其实一点苞谷的成分也没有。

工作以后,我吃糖少了。每次回老家依然会给爷爷买上一大包糖。爷爷85岁那年,牙齿掉光了,我便给他买软糖,棉花糖、水果软糖,不过,最多的是他最爱的苞谷糖。

爷爷老了以后,每天仍旧喂猪、挖地、种菜,直到2023年的3月,摔了一跤,才终于停下来了。那一跤,让爷爷在床上躺了大半年,连记忆也摔没了,时常说胡话。后来医生鉴定,爷爷老年痴呆了。那段时间,父亲和我的名字有时他也记不起了,但苞谷糖,就像恢复记忆的药。他吃糖的时候,就想起我。一边吃着糖,一边唤我的名字,把我唤到床前,用那瘦骨嶙峋的手颤巍巍地抓起苞谷糖往我手里塞。我说:“爷,够了,包里装不下了。”他才收回他的手。从此,我每次回家便会买苞谷糖,那样爷爷就又能想起他的小孙子了。

今年7月,爷爷走了。父亲告诉我,在爷爷咽气前,母亲问他想吃点什么,爷爷用尽力气从被窝里拿出两颗苞谷糖,一颗递给母亲,母亲剥开给爷爷,爷爷拿在手里没有吃。又把另一颗递给母亲,嘴里喊着我的名字,慢慢没了声音,冰冷的手里仍然紧紧拽着那颗苞谷糖。

爷爷带着那颗苞谷糖和对我的思念走了,回到那片玉米地。而我却再没吃苞谷糖了,因为爷爷走后,苞谷糖便没有了苞谷的味道……

(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

人间最是有滋味

□万艳

读汪曾祺的《人间滋味》,总让人觉得饿。特别是深夜,那一个个字有滋有味地盛上书页,嘴里的“哈喇子”不争气地垂涎,条件反射地频频向巴甫洛夫致敬。

汪老先生字如其人,贪玩、爱吃、会做菜,平和、风趣、幽默,把一颗童心坚守至老至死。

有人说,读书抚慰我们的灵魂。读写吃的书呢?我以为除了抚慰灵魂,还可抚慰我们的胃。尤其是读汪曾祺的书,怎能放过那些刺激我们感官的人间美味呢?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故乡高邮的咸鸭蛋。“质细油多,蛋白柔嫩”,还贴心地附上吃法:“带壳切开,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挑皮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也许此时的看官,吱——“哈喇子”猝不及防冒将出来,有伤大雅地滴落书页,真让矜持风雅的读书人羞愧啊。

他回忆故乡童年的野菜,那些焯水、切碎,拌了香干、加了姜米、浇了麻油、酱、醋的荠菜、茼蒿、马齿苋……因为添了悠悠的岁月,佐了深深的相思,一道道地在他笔下娓娓道来,从原材料的采摘季节,到做法、码放、装盆,一点不觉繁琐无趣,却是风情万种,活色生香。

人间滋味如菜,怎少得了酸甜苦辣咸?汪老先生的字总是抒情地呈现着生活的甜,那些复杂的酸甜苦辣咸呢?它们悲悯地藏在字缝间,唯有细细咀嚼、慢慢品味,方得出其滋味。

汪老曾戏称自己是“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他笔下除了萝卜、芹菜、茼蒿、马齿苋、枸杞头……就是渔樵、耍猴、舞狮、吹糖人……似乎全是风清月白现世安好。可别忘了,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汪老先生,正是战火纷飞的艰难时期。

小时候,为躲避战争,他们全家藏进红十字会,用炒米和焦屑填饱肚子。就是这种艰苦日子里,他也用了抒情的笔调:“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渡过难关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字里行间,没有战火硝烟,没有流离失所,也没有家破人亡。在一个小孩的世界里,它的确是“打破常规生活”的有趣,还有“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晚年,他想起故乡的咸菜茨菰汤,“我小时候对茨菰实在没有什么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民国二十年,我的家乡发大水,各种作物减产,只有茨菰却丰收。那一年我吃了许多茨菰,而且是不去茨菰的嘴子,真好吃。”“现在北京的茨菰卖得很贵,价钱和‘洞子货’(温室所产)的西红柿、韭菜差不多。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汤。我想念家乡的雪。”

不经意读来,没有流离失所和饿殍遍野,除了谈吃,还诗意地讲着思念,他真是要将抒情进行到底啊!

你眼中的世界,就是你心中的世界。这尘世永远不乏伤痛和疮痍,可一颗悲悯善良的心总是不忍提及,哪怕在不能回避的文字里,也是轻描淡写而过。

有人称汪老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对自己一生的文字,他给了读者精准的回答:“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们有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借钱的那些事

□罗光毅

中午刚端起饭碗,手机就响了,一位老同学打来的,几句寒暄后,我问,有什么事?听筒里传出熟悉的声音:“老同学,江湖救急,借八千周转一月。”

心里咯噔一下,又是借钱呀。

想起两年前,就是这个同学,在一个晚上给我打来电话说,女儿出车祸,正在医院抢救,差五千元救命,向我紧急求救。同学第一次开口向我借钱,又是凑救命钱,我毫不犹豫地就给她转了过去。半月后,同学将钱还给了我,并在微信里给我留言,非常感谢我,解了燃眉之急,女儿也恢复得很好。

又过了一年,还是这个同学,再次向我借钱,说她的资金全都投在生意里了,生活周转出现困难,希望我借六千给她,生意上有了回款就还给我,说得真切,我信了,就把钱转给了她。一月后,同学把钱还给了我,同样在微信里给我留言,是我的这笔钱支撑起了她家里的生活,她会记住这份同学情谊的。

前不久,我参加同学会,私下里,我悄悄地问几个同学,说起这个同学借钱的事。这些同学告诉我,这个同学向他们都借过钱,啥子理由都有,变着花样借钱,有的借了,有的没借。少的三千、五千,多的一万、两万,甚至更多的也有。有的还了,有的还欠着。

有同学感叹说,这个同学,不借钱的时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同学,一开口向你借钱,就变味了,你就得警惕。

有同学提醒我,你要注意,你第一次借五千给她,她很讲信用还给你了,第二次借六千,还是很讲信用还你了。如果第三次开口借钱,肯定数额比前两次大,你就要多一个心眼了。

我告诫自己,有了一次,有了二次,绝不允许发生第三次。

这个同学果然又向我借钱了,她说公安机关在侦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发现她的银行卡账户与嫌疑人账户有关联交易,为了她的财产安全,反诈中心对她名下的银行卡进行了止付调查,并截图给我看,她的账户已冻结。

我说,最近我手头也是万分的紧张,就差向她开口借点钱周转了。她还在竭尽全力地想从我这里借钱。

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事经二三,我亦成长。我虽善良,可以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但绝不会落入人心怀不善之意的人为我挖下的陷阱。

我婉拒了这个同学的借钱,在挂断电话的同时,心里也对这个同学生出一丝悲凉之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冬柳

□陈维宣

看见你
就看见暮年的自己
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如,我们都临水而居
比如,我们都喜欢照镜子
比如,我们总有牵挂不完的东西
比如,我们都在伤口上长出新叶

我们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你总喜欢垂着腰肢
我习惯昂首挺胸
你喜欢把春梦如泉水般层层涌出
我喜欢把心事深深隐藏
你喜欢把软弱暴露无遗
我善于把伤痛换成笑容
你喜欢在原地等待新生
我却在不断寻觅中蜕变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总想起泸县

□泣梅

我这薄情的人,总想起泸县
总想起写下醒庐的那双手
握紧了多少故事和沧桑的隐喻
想起走出屈氏庄园石碉楼的眼睛
到底被怎样的曙光诱惑

高高的戏台,瀑布一样的阳光
煮沸龙城旧事
而上天井迎下来的光束
正好点亮驻足的游人堆积的笑颜

登上金鳌峰观景亭的姑娘
挽着风的腰肢翩翩起舞
神似宋代石刻博物馆舞蹈的仕女
叫我着迷,叫我心生欢喜

我不敢长久地端详那些石刻
怎么琢磨,也写不出动人的诗句
来赞美那些手握锤子和凿子
站起来的身影

龙脑桥骑着龙、麒麟、青狮和白象
奔波了千年
依然只愿停留在九曲河
成为被最清澈的水濯洗和滋润
被最专注的脚步点拨和磨砺的青石

桥上的行人,水中的倒影
不是龙,就是龙的传人
隔着新绿拍下的画面
仿佛仍在不断生长的古迹

为什么总想起泸县
总想起来自重庆的四名资深青年
在龙脑大道人行天桥上
狂饮夜的酒,光的酒

他们迎着暴风雨,固执在泸县
一片最现代的龙鳞
曲线的语言,艺术的语言中
寻找着融入龙城血液的灵丹妙药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秘书长)